



照片自左到右：1. 与伊朗访问教授合影 2. 在西班牙国际论坛论文展示版前 3. 与夫人在西班牙小餐馆中

永远不变的赤子心

——记旅美学者吴本荣（Peng-Yung Woo）博士

作者：陈斌

在星光灿烂的世界科学、教育界，吴本荣(Peng-yung Woo)博士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星辰，数十年锲而不舍的钻研换来了著作等身，来之不易的成就使他的名字被美国的Marquis, Strathmore和英国的剑桥列入美国中西部名人录、美国名人录, 美国教育界名人录、科学与工程名人录、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成就人士名人录、二十世纪成就奖、94/95国际人物名人录、国际传记字典、成就前导名人录和世界名人录。作为一名学者，用中国的老话形容，吴本荣已经名副其实的功成名就了！

作为老同事、好朋友，在阔别了17年之后——2013年5月11日，我与吴本荣在美国的芝加哥重逢。在风景宜人的密歇根湖畔，在北伊利诺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办公室里，在芝加哥中国城的餐桌旁，在绿茵环绕的露天木台上，我们畅所欲言，我们陶醉在真诚的友情里，我们沉浸在回忆的往事中.....彼此相识相交相知了45年，从风华正茂、激情满怀的青年，到满头白发、已过花甲的老年。此时此刻，面对他的功成名就，我不仅是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与他叙旧诉情，更是以一个老记者的眼光观察他的奋斗历程，以一个老作家的心灵感受他的内心世界。

—

我与吴本荣相识于1968年11月，那时我们都被组织分配到上海分析仪器厂当工人，他是市重点中学——上海市五十一中学（后改名位育中学）67届高中毕业生。他的父亲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因为学的经济专业，解放后一直学非所用，文革中被下放中学教数学；母亲是英语教师，先后执教于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医大学。受家庭的熏陶，吴本荣勤奋好学，喜欢读书，手不释卷。青年时代的吴本荣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点：一是“钻”，二是“土”。刚进工厂时，我们90名新工人被单位安排下乡务农锻炼一个多月。每当收工后，吴本荣总是抓紧时间一个人“钻在书本里”学习数学、物理、中文和英语。个别调皮捣蛋的青工时常扔小石头“袭击”他，但是吴本荣总是不受干扰，坚持聚精会神读书学习。下乡劳动锻炼结束后，他被安排当了车工。那时，青工都按规定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不少青年同事下班后百无聊赖，都以打牌、下棋、玩球的娱乐方式消磨时间。而吴本荣却是惜时如金，争分夺秒看书学习。他的这种爱学习的“钻”劲，便由此口口相传在厂里出了名。由于他的博学多识和诲人不倦，有人给他起了“吴博士”的外号。然而在那个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年代里，有些人将吴本荣视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冷嘲热讽。尽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吴本荣“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坚持自学不辍。

吴本荣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参加工作后全家三人都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应当说在那时的中国上海属于经济条件富裕的“小康人家”。然而，吴本荣不修边幅，穿着朴素，只知踏实工作与埋头读书，对社会上流

行的时尚一窍不通，因而有些讲究时髦的同事嘲笑他不懂生活、不会享受，是“老土”。对此，吴本荣只是听之任之，往往一笑了之。

其实，吴本荣是一个有志报国的热血青年，并非只知“ABC”，埋头数、理、化，他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学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有着一定的造诣，能写出一手好文章。谈起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英雄，无论是岳飞、文天祥，还是方志敏、杨靖宇，他都能滔滔不绝列举他们的不朽业绩；回顾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历程，无论是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古田决议，还是遵义会议、百团大战、延安整风，他都能如数家珍地阐明其历史意义。革命领袖的教导、伟人文豪的名言、古典诗词的佳句，他都能脱口而出，信手拈来。他关心国家大事，注意时事政治，关注民族的未来与前途。工厂里的各种公益活动，他总是积极的参与者。在经过长期考验之后，他加入了青年团组织，以后还担任了金工车间团支部副书记。在这个年龄都比他小的群体里，吴本荣受到大家的尊重，足智多谋有主见的他是实际上的决策者和“领头羊”，他在青年中有号召力与凝聚力，由他挂帅的车间青年技术革新突击队在业余时间搞成了多项小改小革。

回忆青年时期在工厂的往事，吴本荣不无得意地说：“还说我走‘白专道路’？在上分厂时，我多次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年度先进工人，政治荣誉和奖状有一大筐哩！”

话言于此，我们彼此都放声大笑。“多少过往事，尽付笑谈中”啊！

二

1977年秋季，是吴本荣人生道路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在邓小平的推动下，被废除了11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与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吴本荣怀着“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壮志豪情参加了十年“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在上海10余万名考生中，他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被复旦大学物理系录取，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

“人生能有几回搏”，是中国第一个夺取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运动员容国团的人生格言，吴本荣非常欣赏这句格言，将其作为鞭策自己努力拼搏的座右铭。复旦大学物理系荟萃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学子，与同学相比，吴本荣毕竟是29岁的老大哥了，记忆力和精力都不如18岁的学弟和学妹。但是，他凭着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在4年的大学生涯里打下了扎实深厚的知识基础，不仅荣获了复旦大学英语比赛的亚军，还提高了法语水平，兼学了德语和日语。有一次，在学校图书馆阅读法语书时，他与首访中国的美国教育代表团邂逅。作为一个理科的大学生，吴本荣流利地用一口英语与代表团交谈，并流畅地用法语回答了代表团用法语提出的问题，得到了美国贵宾的好评，为中国文革后的首届大学生争了光，也给陪同的谢希德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悉，中国教育部就此专门作了内部表扬通报。

三

吴本荣父母有多个同胞手足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出国留学，因为历史的原因，在新中国建立后都定居在当地，这也曾经成为一个困扰吴本荣的“海外关系”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邓小平同志关于“海外关系是个宝”的思想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因而一些熟悉吴本荣的老同事、老朋友总以为他海外有这么多“七大姨、八大姑”，出国留学不成问题，可由亲戚担保，并提供经济资助，完全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留学生活。

“其实不然，”吴本荣在与我面对面聊起这一段经历时，往昔的艰辛与苦难历历在目，时常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

虽然在美国有两个叔叔，但是他们都是靠工资维持生计的知识分子，无法为吴本荣在美国留学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在英国的那位叔叔也囿于作为教授的经济能力，只能提供“名义”上的担保。吴本荣说：“我终生感谢我在英国的这个叔叔，是他为我提供了名义担保，并通过在美国的朋友帮助，为我争取到了一半的助学金……”

扣除税收，吴本荣每月只有237元美元，他要靠这点钱去付房租、买食品、买文具和日用品，维持自己的全部生计。吴本荣说：“我像柳青笔下《创业史》中的那个买稻种的梁生宝，学会了精打细算与省吃俭用，恨不

得将每个铜板都瓣成两个来花啊！”他深知出国留学机会的来之不易，明白只有在生活上坚持最低的标准，才能完成自己的留学目标。因而，他见缝插针，挤出时间为房东打扫房间卫生、割草整理花园，用这种方式省下房租。

1982年3月来美后，吴本荣先就读于Drexel University的电子工程系，他将“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于学习”，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刻苦如饥似渴地攻读，仅仅只花了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就以全“A”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令人刮目相看。接着，他谢绝了各教授的再三挽留，毅然选择了与学校一街之隔的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这所学校是全美国著名的常青藤学校，位列全美十大名校之五。吴本荣心里非常明白，如果自己如果没有经济来源，录取通知书就如同一张废纸而没有实际意义。然而，要从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获得经济上的资助，其难度几乎雷同于“与虎谋皮”。

左右为难的吴本荣左思右想，计从胆边生，决定直接到数学系找教授说明情况，请求提供一个助学岗位。真是绝处逢生，数学系一位教授慧眼识才，毅然决定聘请吴任数学系助教一年，免除了他的燃眉之急。以后，基于吴的学习成绩和工作表现，连续聘请，直至3年后吴在本系拿到助教职位为止。吴本荣是个知恩感恩的人，他发自肺腑地说：“我永远感谢他，铭记他，是他的一个决定，确保了我在系统工程系的五年深造，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啊！”

善于拼搏的吴本荣也创造了校园的奇迹，仅仅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提前学完了全部考博课程，在1983年底，以全系第二名的成绩顺利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在整个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吴本荣没有花钱买过一支笔和一张纸，所用的圆珠笔都是学生丢弃在教室里的旧笔，所用的笔记本都是自己装订成册的从复印室检来的单面白废纸。作为文革后中国第一代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吴本荣当时的经济窘境于此可见一斑。从此“一斑”，更可窥见吴本荣留学期间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的精神。他们这一代中国留学生与当今中国“官二代”、“富二代”舒适的留学境遇真是天壤之别啊！

取得博士资格后，吴本荣下决心要百尺竿头，再上一个台阶。1985-1986年间，正当他踌躇满志，意气奋发攀登高峰的时候，各种意外与干扰纷至沓来：父亲因病不幸逝世，母亲因丧夫失偶，精神受到打击几近崩溃。吴本荣是父母的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亲戚打越洋长途电话告诉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将老母亲接到美国去瞻养。吴本荣是名副其实的孝子，自然迅速采取措施，将母亲接到身边照顾。可是祸不单行，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意外怀孕的妻子发生了难产，被送到医院抢救，需要一大笔医疗费，这对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医疗保险的吴本荣夫妇俩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天无绝人之路。对人生持乐观主义的吴本荣想到了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的名言，以此自勉自慰自励。火烧眉毛之际，他急中生智，找到学校有关部门求助，热心人士给他出了主意，找美国有关社会救助机构帮助。吴本荣终于如愿以偿。他说，当时我看到自己第一个女儿一来到世界上就没有声音，没有呼吸，体无血色，马上被送到隔壁的抢救室，心一下了像掉进了万丈冰窖，十分担心妻子和女儿有不测之虞。幸好医院有8人组成的医疗小组早有准备，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施行抢救，使妻子与女儿都转危为安了。

吴本荣动情地告诉我，自从父亲患上不治之症后，家里一直瞒着他。因为父亲病重时立遗嘱明确关照：不许儿子回国奔丧。父亲逝世后，亲友们也一直封锁消息。后来他打电话询问父亲状况时，才获悉父亲早已仙逝的噩耗。说到此，吴本荣热泪盈眶：“我身为独子，竟然不能为父亲送终尽孝，实为我一生中的遗憾。我非常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是怕我回来奔丧耽误学业啊！我唯有刻苦攻读，学有所成，在世界科技、教育领域争得一席之地，为中国人争光，方不辜负家父的期望……”

在名师的指导下，吴本荣孜孜不倦地在机器人王国里探索、钻研。1988年8月，他成功地通过了《机器人的合作控制》博士论文的答辩，获得了由誉称“世界机器人之父”的Richard Paul博士领衔的答辩委员会的赞许。此时，幸运之神向吴本荣招手，多所美国大学都向他发出聘书，权衡再三，吴本荣选择了北伊大的聘书。他对我说：“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只有北伊大表示只要应聘，就立即为我申请绿卡，而我家当时的情况却是母亲、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和我共同生活在一起，如果没有绿卡，我们一家在美国将寸步难行啊！我非常感谢北伊大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有力的支持和最直接的帮助。”

四

在吴本荣的陪同下，我与妻子参观了北伊大，这是一所创办于1895年的百年老校，校园很大，设施齐全，环境幽雅。虽说北伊大是所历史悠久的大学，然而，电子工程系却是一个年轻的学科，1988年9月，吴本荣赴任时，这个系才成立三年。吴本荣敏锐地意识到，正因为是一个百事待兴的领域，是一个新兴的前沿学科，自己有了可以展示才华的舞台，有了可以开拓科学研究的园地。他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以自己的高瞻远瞩和雄辩口才，强调研究生深造的基础性，开创了数门新的研究生课程；他强调理论和实践各自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对症下药提出了加强数学基础的建议；他开创了由他领导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实验室，带领研究生们积极参与研究工作，既不拘一格发表理论性学术文章，又与当地工商界建立密切的合作联系，承接实际的实验项目。

讲坛与实验室，是他倾注心血、精力与时间最多的地方。吴本荣说：“我是两手抓，一手抓教学，一手抓科研。”

我参观了他在北伊大电子工程系的办公室，四周堆满了书籍与资料，两张相连的桌子上各放着一台电脑。桌子上陈列着一张他与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的彩色合影照片，吴本荣告诉我：“这是1996年应邀去母校做访问学者时，谢校长亲切会见我时拍的。”他非常崇敬这位老校长与前辈，将其视为自己的楷模。

我见证了吴本荣的成功：办公室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奖章、奖杯和刊登他论文的杂志。从担任北伊大教授以来，已经发表了50余篇学术论文在各国际专业学术杂志包括世界一流权威性刊物上；8本学术专著中的部分章节以及60余篇学术论文成为各国际专业学术会议上交流的最新成果；他是40多个国际专业学术会议的组织机构成员和3个国际专业学术杂志的编委；2000年，美国著名IEEE组团访华，吴本荣是受邀成员之一；他的足迹遍及美国各地和美洲、欧洲和亚洲。正是鉴于他多年来学术上的成功和教学上的成果，北伊大授予吴本荣终生正教授的职称，这是许多人奋斗一生都难以争取到的荣誉！

我理解这荣誉所浸透着的艰辛、奋斗、努力与心血。

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要在专业的学术刊物尤其是世界权威性的杂志上发表科研成果的学术论文，谈何容易？而在加盟北伊大以来的20多年里，吴本荣已经发表了50余篇论文。他说：“没能公开发表的更多，能发表大约只占我撰写的全部论文的三分之一。”

当我听到这一数据时，脑中顿时想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经典的老话。他的夫人告诉我，20多年来，吴本荣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后就埋头研究，一直要工作到晚上9点才休息，这已经是吴本荣不可改变的生活习惯了，“他是一个只知道工作而不会讲究生活享受的人”。

与许多毕尽全力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一样，吴本荣将所能利用的时间都用于研究工作。为了争取时间，他将自己的日常生活简化到了最简单的程度。他将自己的卧室变成了工作室，靠床的长桌上并排放着3只同时使用的电脑，累了就在床上躺一会儿，休息片刻又坐在电脑前工作，如此周而复始……

坦率地说，与吴本荣久别重逢后，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惊讶于他的“土”：至今他仍然不修边幅，身上的衣服款式还留着上世纪80年代朴素的痕迹，手上戴的是10多元美金的电子表；尽管苹果手机已经推陈出新N代，而他使用的还是上海老头老太都已经淘汰的那种旧式样；他卧室里陈旧褪色的电视机，还是上世纪那种内装显像管的货色；学校里经常举办舞会，可他几十年来从未光顾过舞场，至今也不会跳舞；他在地地道道的洋人世界里生活了30多年，可身上却没有那种以“洋”为荣、挟“洋”自重的“洋气”和“洋味”。与吴本荣面对面交谈，我确实确实感觉他身上依然保持着40多年前那种“土里土气”——这就是他的华人本色和书生习气，他是洋人世界里一个“土”味十足的中国学者！

五

在连续几天的长时间畅谈之中，我时时刻刻会感受到吴本荣那颗跳跃着的赤诚之心。他对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每一项进步几乎都了如指掌，他对家乡上海的一枝一叶都充满了关注的感情，他总是向我打听所认识的老同事、老朋友的近况，记忆犹新地说起当年的往事。

虽然身处异国他乡已经30多年，但他依然魂牵黄河黄山，情系长江长城，怀着华夏子孙的赤诚之心。在北伊大，吴本荣长期担任中国学生会顾问。在学校里，在社会上，他尽己所能帮助华人学生、华人朋友。北伊大国际留学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公开宣称：“我们知道，吴本荣博士一向最关心、最帮助中国学生。”

他希望在海外的华人能团结、能自重，多为祖国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与世界的和平作贡献。凡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社会活动，他都积极参与。1995年8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芝加哥地区的留学生在著名的芝加哥万人音乐厅隆重献演“黄河大合唱”，吴本荣的夫人参加了钢琴伴奏，吴本荣参加了组织工作并在密西根大道上散发献演广告……

受复旦大学外联部委托，吴本荣牵头发起组建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复旦校友会，经他“水拍云崖”般的鼓动和出色的组织工作，一年内校友会成员就发展壮大到450余人，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种活动。

2005年9月24日，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他受邀专程前往出席，接受《新闻晨报》记者采访，发表了热情真挚感谢母校的感言，并对中国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提出了富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应同济大学校长万钢的聘请，吴本荣担任了该校的顾问教授，热心地为北伊大与同济两校的教学和科研架起了桥梁。

吴本荣说：“我想设法克服困难，到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上课，去开展学术交流，尽自己的绵薄弱之力，为中华民族作一些贡献。”25年来，清华、北航、复旦、交大、同济、电大、南理工等许多高等学府和科研单位都留学下他的足迹和汗水。

作为一名享有盛誉的教授，从1995年以来，吴本荣年年应邀以嘉宾的身份出席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他十分珍惜这份荣誉，认为这是祖国对他的关怀与信任，他将总领事馆每年寄来的国庆请柬和新年贺卡视作家珍收藏。

吴本荣的妻子俞亦汇是上海师范大学钢琴专业78级毕业生并留校青年教师，获Temple University 钢琴教育专业硕士，是资深的钢琴教师，在芝加哥地区也是桃李满天下。结婚29年来，她主持家务，相夫教子。在他们夫妻俩的精心培育下，大女儿如思去年获得MIT理工博士(Ph.D.)学位；小女儿乐怡今年获得University of Chicago医学博士(M.D.)学位，分别比标准的新科理工博士和医学博士年龄(28岁和26岁)提前了两年和三年。虽然两个女儿生在美国，但是吴本荣夫妇除了让她们习钢琴学芭蕾以外，一直鼓励她们学习中文，在家里坚持用中文与女儿交流，还使两个女儿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10多年前，这小姐妹俩一曲字正腔圆的童声献唱“我的祖国”，不仅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更使台下许多观众泣不成声。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月的流逝，拼搏的经历，使吴本荣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他从一个67届的高中毕业生成为学者名人，只要在《谷歌》上打上吴本荣的英文译名Peng-yung Woo，就可以了解他的事迹简介，浏览他的论文和科研、教学成果。40多载春秋过去，他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工人变成了功成名就的博士、教授。但是，我觉得吴本荣有一点至今没有改变，这至今未变的，就是他那一颗炎黄子孙的赤诚之心！

(2013年5月18日于美国)

本文作者系《解放日报》高级记者、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华东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